

Analysis of the City Writing in Juan Marsé's "The Shanghai Spell"

Shen Yi^{1,a}

¹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Jianggan,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a edithshum@163.com

ABSTRACT

Juan Marsé's novel was written during Franco's rule in Spain in the 1960s. The urban images in the work reflect va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gradually become a displa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Spanish dictatorship. This article takes his masterpiece "The Shanghai Spell" as an example, by analyzing the city image in the work, it intends to explore the critical tendency of the dark and suppressed atmosphere of Franco's rule, and to give a deeper so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city images in his work.

Keywords: Juan Marsé, the Shanghai Spell, city writing, social significance

论胡安·马尔塞《上海幻梦》中的城市书写

沈奕^{1,a}

¹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 江干, 杭州, 浙江, 中国
^a edithshum@163.com

摘要

胡安·马尔塞的小说诞生于西班牙 20 世纪 60 年代佛朗哥统治时期, 作品中出现的诸多城市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并且逐步成为展现环境、揭示西班牙独裁时期社会精神危机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其代表作《上海幻梦》为例, 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城市形象, 挖掘其中反映出的对于佛朗哥统治时期幽暗压抑氛围的批判倾向, 为其作品中的城市形象赋予更深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胡安·马尔塞 上海幻梦 城市书写 社会意义

1. 引言

胡安·马尔塞 (Juan Marsé, 1933--2020), 1933 年生于巴塞罗那, 作为西班牙“内战的孩子”以及出身于贫民阶层的作家, 其艰辛的童年生活使其对于西班牙底层人民穷困潦倒、卑微绝望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切体会。1960 年, 他发表了长篇处女作《一个玩具的幽闭生活》(Encerrados con un solo juguete, 1960) 并立即受到文学界关注。1966 年, 马尔塞的代表作《与特雷莎共度的最后几个下午》(Últimas tardes con Teresa, 1966) 出版, 奠定了他在西班牙文坛的崇高地位。迄今为止, 马尔塞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 且几乎都是以战后的巴塞罗那为背景, 作品中往往笼罩着浓厚的幽暗、令人绝望的气氛。2008 年, 他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塞万提斯奖。作为反佛朗哥运动的标志性作家, “马尔塞一生致力于将内战造成的“历史性创伤”的代际传递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轴”(张宁宁, 王学谦 147),

其鲜明的文学风格使得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焕然一新。

小说《上海幻梦》(El embrujo de Shanghai, 1993) 是马尔塞最为流传的作品之一, 获得西班牙文学批评奖, 2002 年被改编成电影, 并获西班牙电影最高奖“戈雅奖”。小说故事背景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巴塞罗那。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丹尼尔是位擅长绘画的少年, 受雇照料退伍的、疯疯癫癫的布雷船长, 少年偶然结识了患结核病的女孩苏珊娜, 而女孩父亲的战友福卡特出于好心, 编造了苏珊娜失踪已久的父亲在 1948 年的上海种种新奇刺激的冒险经历, 小说属于双线结构, 而发生于上海这条故事线作为主线, 建构了生动的欲望化城市图景。

该小说虽以上海为原型, 但故事里的上海从未“具实出现”, 而只是在讲述与想象中不断被丰富、充实起来, 也就是说, 它是一座被想象赋予意义的城市。它不仅是西班牙底层人民为逃避惨淡现实的“东方幻想”, 更是其渴望超越独裁之下的恐怖氛围、寻求精神解脱的“乌托邦”。借助于独特的讽刺技巧, 马尔塞突破了传

统意义上单纯的城市意象的建构：城市已不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鲜活的主体。作者借由上海这座城市本身的讲述、表达与宣泄，反向完成了对西班牙社会发展的讥讽与批判。

本文通过对作品中所出现的城市意象的分析，深入考察并反思城市中人物的生存状态，揭示“城市”这一特殊的“主体”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2. 城市形象：抽象化的符号

虽然《上海幻梦》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作品，但城市在其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根据凯文·林奇的意象元素理论，城市意象可以用五大元素来概括：街道、边界、节点、标志和区域。其中，“边界和区域更强调空间，街道、节点和标志则决定了城市的景观。街道是城市最为繁华喧嚣、流动性最大的部分，也是最基本和普遍的公共空间。”（罗钢，顾铮 191）

街道是城市生长的“骨骼”，连接着城市中各个不同要素，也连接着不同生活单元的人，以此形成的街景反映着城市的气质与精神。马尔塞深谙街道在城市中的位置，对于“街道”这一城市元素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到：遍布巴塞罗那的街道往往肮脏、拥挤、混乱不堪，地面被挖掘出来又被填上，“露出生锈的管道与掉皮的电缆”，“下水道的恶臭与地底下泄漏出的死尸般的气味似乎贴到了皮肉与衣服上”（23）破落肮脏的街道意象从深层次揭露了外部环境的堕落、腐烂。

“在街道这个公共空间中既充满着闲言碎语，同样包含着城市的规则。”（乔纳森·拉班，45）书中开头部分布雷船长与电车工之间的对话，表达出城中人对于这座城市的悲观情绪，电车工感叹：“总有一天我们都会飘散在空气中。”布雷船长答道：“难道我们来到人间就是来变成空气中飘荡的碎片的吗？！您还是灰飞烟灭去吧！”（11）马尔塞用如此诙谐而残酷的语言揭示着这座城市最露骨的规则：底层人民注定犹如城市里的尘埃一般无足轻重。像布雷船长这样的贫民始终无法成为城市真正的部分，而是成为城市发展与建设中被牺牲、被抛弃的部分，永久维持边缘者的状态。

在文学作品中，城市往往如同一张巨大的“拼图”，读者则利用各种“符号”碎片拼凑出城市的整体样貌。根据罗兰·巴特，阅读城市便是一种“在一定结构内城市符号间的游戏”（罗兰·巴特 39）不仅街道在小说中是个重要存在，大烟囱也是个引人注目的“标志”。作者多次提到玻璃厂的烟囱——位于塞尔德纳街角的有机玻璃工厂的烟囱。“那红砖砌成的烟囱，高度并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值。退伍的布雷船长说，由于高度不够，它那日夜不停地排放的臭臭的黑烟，污染了整个街区。”（38）烟囱“标志”的反复出现，令人感觉整座城市形同一根巨大的工厂烟囱，霸道地侵占着人们的生活空间，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命健康。而“我”在画画过程中，也总是刻意地突出和放大工厂烟囱的存在，仿佛那根烟囱就矗立在苏珊娜房间的背后，浓烟滚滚，成为苏珊娜肺病的直接推手。作者对这样异质元素的夸张描写，隐

喻着城市“独裁式的”发展犹如怪兽一般，吞噬了人的最后一丝尊严。

而就在作者刻意渲染巴塞罗那阴暗丑陋面目的同时，却塑造了同时期上海的繁华景象。当吉姆初到上海时，他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双耳第一次听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声响，我们惊异的双眼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在广袤无际的蓝色天空下，一排宏伟的摩天大楼守护着这座传奇般的城市。”（131）“在外观上，作为现代城市新的‘大教堂’，摩天大楼作为城市地标是必要的。”（五十岚太郎，53）同时，其文化价值与“都市梦”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正是通过展现上海都市的各种摩天景观，呈现出对于“上海梦”的互文与感知。

频频出现的摩天大楼（rascacielos）除了展示城市的文明与发达之外，更加暗示着异域想象中的“都市梦”，寓意着底层对阶层流动的想象。尽管此类富丽堂皇的、“乌托邦式”的东方想象透露出一些价值观上的问题，但其表达出的“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居伊·德波 3）的特点，瞄准了城市青年心中庞大的、混杂的、躁动不安的欲望想象。摩天大楼不仅仅是某个具象的地景或建筑，而是上流社会巧取豪夺、争霸割据的产物，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小说中，财阀们常站在摩天大楼里从高处俯瞰全城夜景，展示出对权力与金钱的强烈渴望，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以看到，在小说中，摩天大楼也不单单是叙述物理空间本身，而是表达身体、情感以及经验在空间中的流动过程，表现出更为主动的、进取的叙事建构，构成了社会关系在文本内部的再生产。

另一方面，摩天大楼由于其特殊的视觉、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所能唤起的不同情绪体验，提供了对国际大都会这一重要文化意象进行建构的契机。作为现代化大都市最为前卫与代表性的建筑空间，与巴塞罗那老城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业城市是当下的写照，而摩天大楼则充溢着前瞻性与先锋特点，其高度、后现代性以及对人类欲望的精确投射，都反映出摩天大楼这一意象在文本中不可忽视的、先锋性的符号存在。然而对于小说文本而言，摩天大楼作为重要的意象，就需要创作者基于其自身经验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复现，从不同价值层面对其进行展现，从而避免单一化、非黑即白式的书写。受制于时代、空间等局限，作者并未对此采取批判性的写作，而是将摩天大楼看作是单一的正面、积极、进步的文化符号，从而使得这类建筑空间缺少了诸多真实性与复杂性。

此外，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上海的建筑“标志”：夜总会，“黄天夜总会，人们最常去的夜总会，宽敞而奢华，以金红两色为装饰，有着光亮夺目的舞池与赌场。”（156）可见，作者对于东方都市冒险式的、驳杂而赤裸的欲望想象。除此之外，外滩和黄浦江也成为这部小说中尤为重要的上海“符号”，充满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福卡特讲述下的上海滩的繁华夜景是这样的：“一艘雪白的游轮在中国的海域行驶着，繁星满天，一位身着侧边开叉丝绸旗袍的美人在月光的笼罩下姗姗而行，微风拂动她的发丝，她正着迷于波光粼粼的无垠大海，浪尖上闪动着的、层层叠叠的银色波点直至天际。”（238）

因而，作者笔下呈现的上海是消费主义与自然主义和谐共存的上海，如果说摩天大楼象征着现代性和欲望，那么繁星与海水便是自然的象征，东方美女则成为优雅、神秘与诱惑的化身。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展示上海繁华绮丽的都市景象的同时，刻意弱化了城市中存在的阴暗面，譬如贫富分化、黑帮盛行、犯罪丛生等问题。而在描写巴塞罗那时，则是反复运用诸如大烟囱、毒气、工厂、下水道、肮脏的街道等等意象。我们知道，读者往往是通过诸多文化符号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逐渐形成关于城市的想象，不仅是对于景观建筑，也是对城市生产空间、生产关系及日常生活的。由此可见，作者试图借由对上海盛世的极力讴歌表达对西班牙衰败现实的不满与批驳以及对美好新世界的向往。

3. 城市中人物的生存状态

本雅明说：“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 6）这类人被本雅明称之为“游荡者”。他们主动从庸常的大众生活中退出，以边缘人的姿态在城市游荡、观察，成为城市弊病的观察者、揭发者。他们以反叛的态度，游离于主流视线之外，在制度边缘外寻找自我实现的途径。作者在描写巴塞罗那时，选取的几乎都是游荡者。

狂热的环保主义者布雷船长，终日游荡在巴塞罗那的各个街区，他有着一定的独立精神与怀疑精神，时代飞速发展而他宁愿固守原地的秉性赋予其批判社会、对抗体制的内在特性，却未能拥有与之匹配的能力和机遇，因此，“游荡”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他在宽大的风雨衣外套里穿着条纹睡衣，他的毛毡鞋，他被绷带严严实实包扎着的不容轻慢的发热般的头颅，如同一个巨大的纱布做成的鸡蛋，杂乱的头发，他半疯半傻、执拗的样子，早已在街区中闻名。”（28）他四处奔走，征求街坊邻居在一份抗议书上签名，雇佣少年画家画出工厂巨大的、黑烟滚滚的烟囱，采访被空气污染毒害而得了肺病的少女，以便拿出确凿证据来与政府对话。孩子们嘲笑他是一个“隐形（invisible）的人”。“他们（游荡者）注定要被现代性所排挤——他们注定是些城市的剩余者。这就是游荡者的命运。”（汪民安，4-13）

同时，游荡者本身也构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城市经验特有的象征性意象。一方面，城市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游荡者这一特殊群体，并赋予他们一定的内涵与特点；另一方面，“要认识一个城市，人们必须在它的街道上行走。”（丹尼尔·贝尔，155）通过游荡者的眼睛，读者得以窥见城市发展转型中所涌现的各式各样荒诞复杂的现象。因此，游荡者不失为我们观察“人与城”关系的巧妙路径。在本雅明看来，业余侦探、拾荒者、妓女等都具有游荡者品质，漫步与观察是其主要特征。拾荒兄弟这样的无业游民，整日游手好闲，长年游荡在巴塞罗那街道上，成为街道景观中固有的一部分。这类“游荡者”角色在西班牙小说中并不少见，它的出现

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贫富差距加大、道德沦丧、犯罪上升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城市发展畸形的表现。

另一方面，城市给每个人以开拓全新生活的机会，赋予人刺激新奇、无与伦比的生命体验，以及实现更高级别的人生理想、最大限度的享乐与追寻财富最大化等，这些标签都可以附着于城市之上。作家对于上海的书写便基于此。绅士名流、商界大鳄、黑帮老大，充斥了整个上海滩，不禁让人联想，暗潮涌动的上海，或是弱肉强食的舞台，又或是小人物改写自己命运的修罗场。对福卡特而言，“他不是改编吉姆的人生，而是自己的人生……”（Valero 13）文中，作家刻意将吉姆的活动范围限定在高档酒店、豪华赌场、富人俱乐部等上流社会出入的场所，使其过上衣食无忧、灯红酒绿、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这种美学化的、脱离现实的中国形象，是作者刻意理想化书写的体现。而书中富商巨贾带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皆为欲望的展示，城市显然沦为了一个欲望化场所。

此外，作者着重刻画了陈静芳这位成熟优雅、美丽神秘的女性的形象。她曾是吉姆战友的妻子，年轻时曾遭遇日本士兵强奸。原本与船夫苏子是一对情侣，却在财富和地位的诱惑下，嫁给了莱维，过上了阔绰的生活。她身着高档旗袍，口抹洋红色口红，出入各种高档场所，而像她这样命运曲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女性不在少数，太太圈内的名媛几乎都各有神秘色彩。她们不断向上流阶级攀登的过程，也是日益接近和展示城市中心欲望景观的过程。虽不择手段、放纵糜烂，有其堕落扭曲、阴暗不堪的一面，却不失为作家“东方乐园”审美情趣的表达，可见作者对上海这座东方都市不可抑制的迷恋与向往。这种城市欲望化书写在叙事文本、人物刻画上的冲突与矛盾是作家的经验世界和价值世界碰撞的表现，尽管文本在叙事价值立场上显得暧昧不清，但是我们仍无法忽略马尔塞——作为一名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作家，为超越、否定战后独裁时期西班牙国内沉闷压抑、黑暗腐败现实所做的努力。

不可否认，上海的确是给人感官刺激和欲望狂欢的城市，“十里洋场”、“外滩”、“南京路”等都市符号的欲望化书写都会建构起人们对国际大都会的原始想象。但文学想象把上海“欲望化”、“魔幻化”的同时，也使上海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城市符号，使其成为与现实脱钩的虚幻城市，而非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上海。作者仅仅描绘的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上海，刻意忽略的是狭窄潮湿的、低矮弄堂里的上海以及苏州河两岸工人棚户区底层的上海。作家反复描绘外滩、南京路、歌舞厅、夜总会、洋房别墅，却从未提及作为一名普通人平庸而鸡毛蒜皮的生活本真。或许，这也是马尔塞，虽对作品的政治性、革命性和反叛精神保有自觉意识，却依旧无法逃脱集体无意识陷阱的表现。

4. 结论

纵观全书，城市意象是最突出的存在。毫不夸张地

说，城市才是小说文本所要言说的对象与主体。在描写巴塞罗那时，恶臭肮脏的街道、黑烟滚滚的大烟囱成为鲜明的“城市符号”，这是人民生存环境恶化的写照。在城市的构筑过程中，居民生活空间被大肆挤压侵占，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体现了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20世纪40年代的西班牙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停滞期，伴随而生的是层出不穷的复杂尖锐的社会问题。马尔塞笔下异化的城市形象，正是那一时期西班牙城市病的真实写照。与此相对地，城市中的人，则从自我的主宰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城市上空的一粒尘埃。而对上海进行书写时，作家有意将它塑造成一个繁华奢靡、自由享乐的“东方乐园”，对普通人乃至底层人民经验中的日常上海避而不谈。

《上海幻梦》中的这种选择性的城市书写，使得上海展现出一幅夸张的、欲望化城市图景，无论是城市文化身份还是社会阶层的呈现上都显出单薄化、单一化的局限，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而西方读者则通过对上海这一符号的想象来消费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作家借由小说文本中两座城市间戏剧性的反差，反向完成了对西班牙腐朽黑暗现实的讥讽与不满，以及对于佛朗哥统治时期阴暗、压抑社会氛围的批判。

REFERENCES

- [1] Barthes, R. (1995) *Essays by Roland Barthes*.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 [2] Bell, D. (1989)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Zhao Yifan and others. Life, Reading, 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Beijing.
- [3] Benjamin, W. (2014)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LifeReading·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Beijing.
- [4] Debord, G. (2007) *Landscape Society*, translated by Wang Zhao Fe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 [5] Igarashi, T. (2015) *Sixteen Chapters on Modern Architecture*, translated by Liu Feng and Liu Jinxia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anjing.
- [6] Luo, G, Gu, Z. (2003) *Visual Culture Reader*.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uangxi.
- [7] Marsé, J. (2009) *El embrujo de Shanghái*. Editorial Lumen, Barcelona.
- [8] Min'an, W. (2009) *Wanderers, Commodities and Garbage*. *China Book Review*, (12): 4-13.
- [9] Raban, J. (2011) *Soft Cit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 [10] Valero, E. (2007) *El embrujo de Shanghái de Juan Marsé (O sobre qué puede ser la memoria)*. *Cuadernos de ALEPH*, 2: 12-17.
- [11] Zhang, NN, Wang, XQ. (2019) *Oriental Illusion and Its De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in "Shanghai Illusion"*. *Literary Controversy*, 11: 147-151.